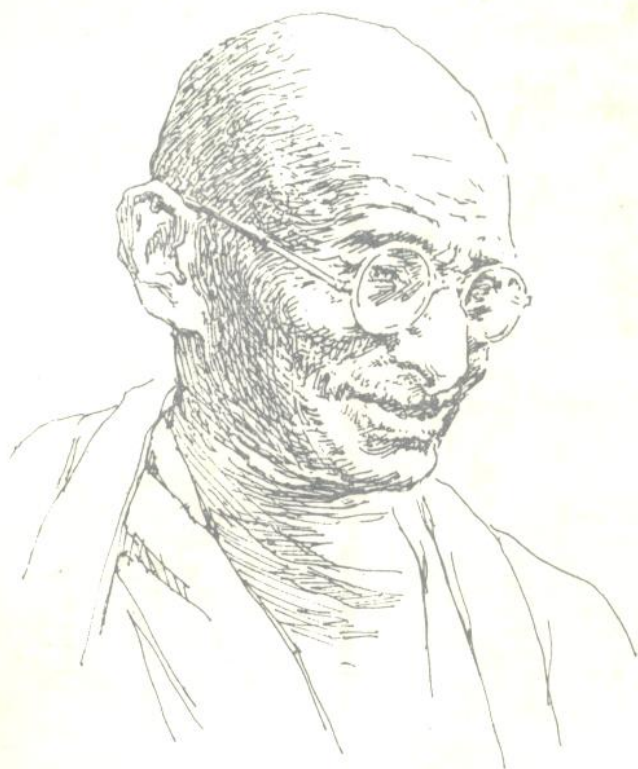


世界名人传记丛书

• SHIJIE MINGREN ZHUANJI CONGSHU •



甘地自传



〔印度〕甘地著

商务印书馆



世界名人传记丛书

甘 地 自 传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印度] 甘 地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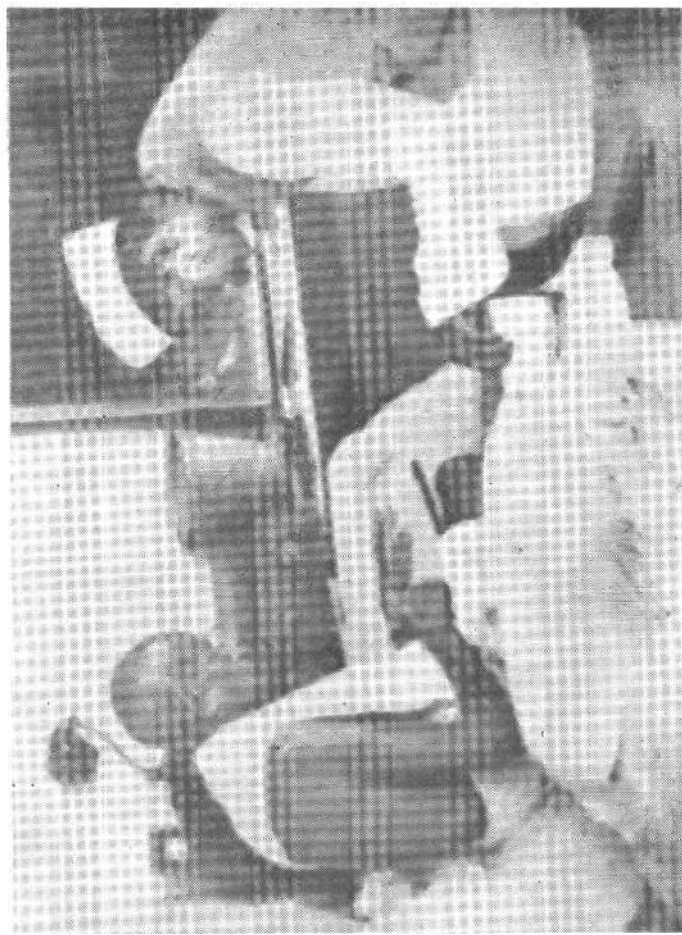
杜 危 吴耀宗 合译

商 务 印 书 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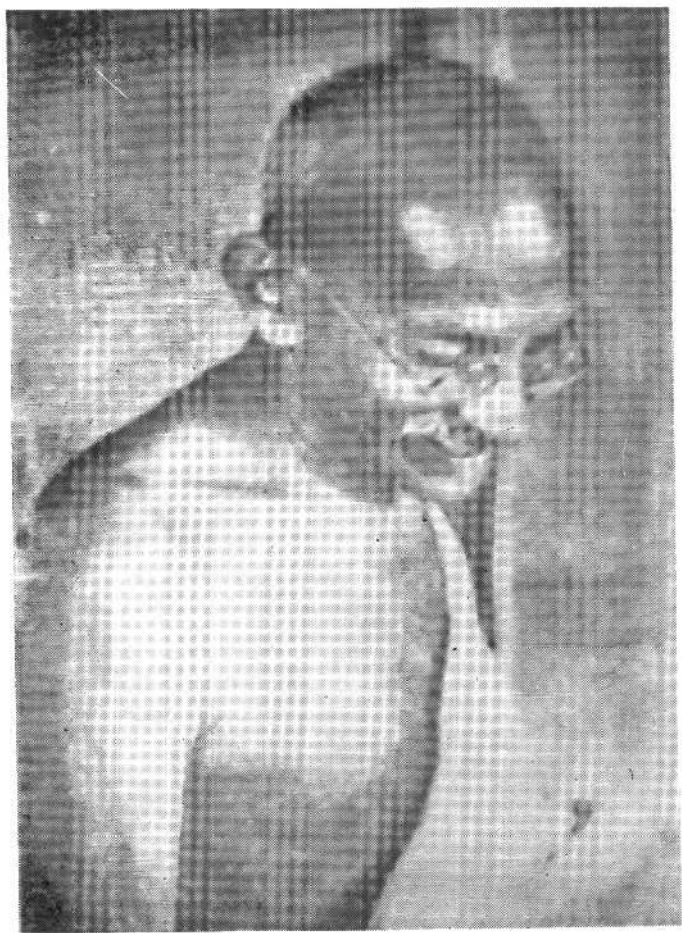
1992年·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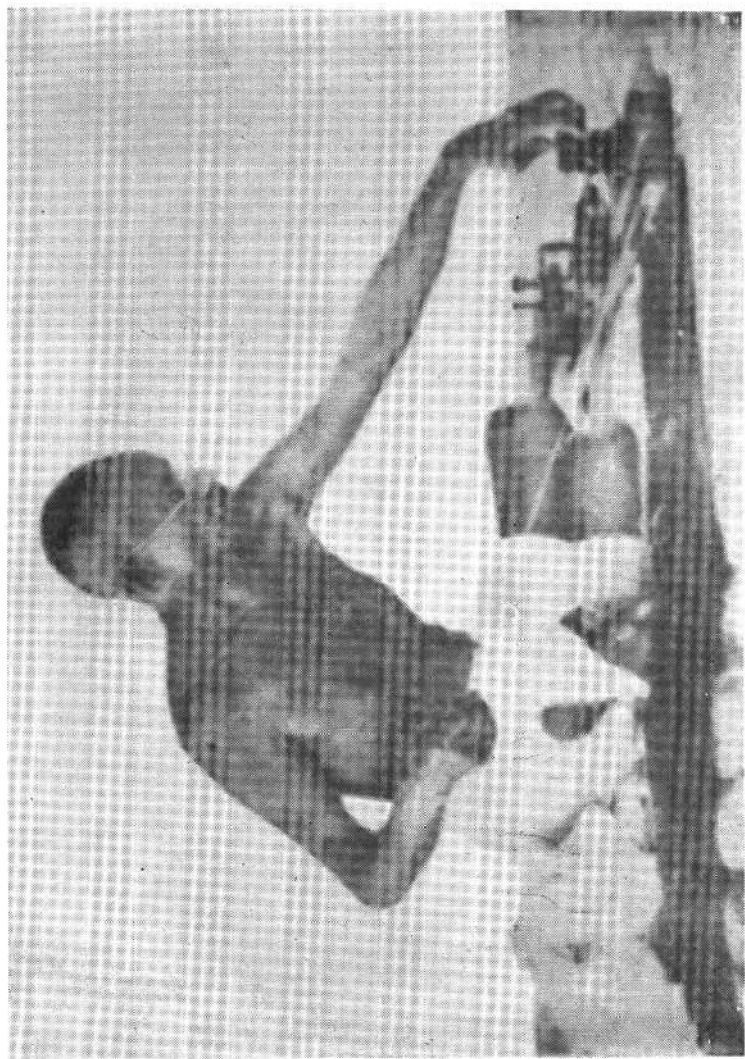
甘地（1944年摄于孟买）



甘地在1939年



甘地在1940年



甘地在纺纱



甘地夫人

《世界名人传记丛书》出版说明

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爱读传记书,渴望从中吸取营养,鞭策和激励自己的人生,世界名人传记更是青年们钟爱的读物。这些名人都是历史人物中的佼佼者,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曾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奋力拼搏,或以其深邃的思想睿智推动了世界文明的进步,或以其叱咤风云的政治生涯深刻地影响了历史的进程,或以其在自然科学领域的巨大成就造福于人类,但任何名人或伟人都与普通人一样受到历史的局限,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

商务印书馆历来重视传记书的翻译出版工作。80年代以来,此项译事更加有计划地进行,在翻译界和读书界的鼎力支持与协助下,已经以专著或通俗读物单行本形式出版百余种。但由于这类传记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不便于读者研读查考。因此,我们决定先从过去已出版的这类书中,选择各个时代、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中有代表性的名人的传记编印成这套《世界名人传记丛书》,今年出版丛书第一批,计20种,以后将逐年增补,以期在若干年后,形成一个蔚为大观的完整系列。由于现系采用原纸型印行,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尽统一,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均予保留,个别序跋有所修订。今后增补的新译本,我们当力求其更富于科学性和知识性,保持现有选本内容翔实和文字生动的特点,从而更好地满足读者的需要。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92年5月

譯者的話

《甘地自傳》過去曾有許多種中譯本，都是根據西·弗·安德祿編譯的英文本轉譯的，1934年上海青年協會書店發行的吳耀宗先生的譯本是其中較好的一種。

安德祿的英文本是根據摩訶德夫·德賽(Mahadev Desai)的英譯本改編的，大約有二分之一的原文被刪略了，但是也加進了一些德賽的譯本所沒有的章節，因此同甘地原來所寫的自傳不單在章節上、而且在內容上有相當大的出入。

德賽曾經長時間擔任甘地的私人秘書，他的英譯本是甘地自己審定的。現在我們就根據這個譯本重新校譯，其中凡是吳耀宗先生的譯本所沒有的章節都補充進去了，算是恢復了《甘地自傳》的真面目，全部文責理當由我承擔。年譜則是我自行編譯的，只能提供一個梗概，多少彌補自傳的不足。

杜 危

1959年2月

中译本重印前言

甘地是现代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领袖，印度独立前国民大会党的首领，印度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他在 20 世纪上半叶亚洲和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印度独立后，他的政治影响虽然有所减弱，但是他的为人、他的思想品德和情操，仍持久地鞭策着印度的后代。

甘地的历史功绩，是他始终站在印度民族的立场，高举民族主义的旗帜，用他的实际行动和大量宣传性著作，动员、组织、集合一切可以团结的反英力量，打击和摆脱了英国长期的殖民统治，赢得了国家的独立，恢复了印度作为文明古国的尊严与荣誉。他反复宣扬印度古代文明在道德上具有西方先进工业社会无法比拟的优越性。他促进了祖国人民的政治觉醒，触发了人们对悠久而光辉的历史的缅怀和向往，唤醒了丧失已久的自立的信心，树立了民族统一性的观念。他推动一个拥有十四种主要语言文字（又都自称各有独特的文化遗产）、成百个恃财苟安的土邦王公、印度教与伊斯兰教两大教派和三千五百个实行内婚制的种姓社会，共同为国家的独立而奋斗。他被誉为为印度的独立而斗争的伟大民族英雄。

甘地对争取独立的主要组织国民大会党进行了重大的改造：帮助它制定了明确的反帝的民族主义纲领，改变了御用组织的性质，*发展成为一个完备的现代政党。其中具有特殊意义的是，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使它从一个主要是上层人士的团体成为一个包括大批

* 印度国民大会党原来是 1885 年由一个名叫休谟的退休英国文官出面组成，主要成员是一些律师和退休文官，为英印政府提供改进行政管理、包括推行文官制度等建议，根本不具备政党的性质。

有觉悟的农民和工人的群众组织。甘地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怀有深厚的感情，把印度的未来寄托在他们身上。他发现，只要消除长期的贫困和文盲状态，就会看到“一个有文化、有教养的自由公民所应具备的最美好的品质”（甘地：《我所梦想的印度》）。他亲自带头并敦促国大党工作人员到农村去开展工作，去了解农民，帮助农民，从而使国大党的工作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甘地进行反英斗争的主要思想武器是非暴力主义，有时冠以“真理的力量”或“精神的力量”。它在政治上的体现是著名的“不合作运动”。这是甘地在国外最受非议的一个重要方面，他的革命性甚至因此被一些人所否定。非暴力主义其实是印度社会的特定产物，对某些国家虽有一定影响，但从未得到推广。如所周知，印度教的前身是婆罗门教，它受到佛教（早期较印度教盛行，现在印度几已不复存在）的影响，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印度教（以及佛教）的核心思想是善恶有因果，人生有轮回；不杀生以免报应，在印度教徒中具有根深蒂固的影响。这可以说就是非暴力主义的思想、历史和社会根源。惟其如此，这种斗争方式更易于为一般群众所接受，在强大的英帝国面前可能减少生命财产的牺牲。不合作运动多次形成波澜壮阔的群众斗争场面，在反英运动中起过积极的作用。虽然，这并不是印度人民反英斗争的唯一形式；甘地极不赞成的暴力斗争有时也自发地、甚至有组织地爆发起来，对国家的独立也起过重要作用。

甘地对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都不加排斥，都怀有虔诚的敬仰。他认为所有宗教，都是殊途同归。他成功地在国大党中罗致著名的穆斯林领袖，力图调和两大教派的传统冲突，希望把它们置于反英的民族和睦与团结合作的基础之上。但是他的超脱态度和折衷主义的主张，并未能祛除教派利益的对立。随着独立的临近，特别是由于英国“分而治之”政策的影响，教派之间的对立日趋扩大与深化，终于导致穆斯林联盟的分立和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分治。甘地本人为弥合教

派冲突，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甘地主张废除占人口 15%、总数达一亿人的不可接触者贱民阶级的呼声，发自肺腑，感人至深。他力图证明这些悲惨的、被剥夺了种姓身分、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贱民都是其他种姓的骨肉同胞，都是同一个上帝的亲生儿女，要求给予公正的待遇。这在客观上固然是对印度教社会等级制度的无情揭露和猛烈冲击。但是甘地同时却坚持种姓制度是合乎道德的社会结构，并努力维护这种制度赖以延续的印度教的原教旨。这种矛盾的局限性使他的主张实际上只触及种姓制度的皮毛，从未动摇过它的根本。

现在，无论在印度国内还是国外，追随甘地主义的人越来越少了。这不能不说是甘地的悲剧。倘若视这种情况为不可避免的历史发展，较之简单地归咎于甘地个人，也许更为公允。但是这并没有减少人们对甘地的历史贡献的应有肯定，尤其是对于他的为人，对于他的品德情操所怀有的崇高敬意，仍将历久不衰。他在历史上闪烁的光辉，毕竟全靠他非凡的品格。

甘地是印度现代史上非常复杂的人物。他出身望族，却极富平民主义的思想。他上身赤裸，淡食素餐，不惜采取绝食办法（更多地是用于政治斗争）抑制自己的生理要求，以青壮之年开始严格节欲，大半生过着苦行僧似的生活。他力图兼收并蓄各种宗教的真谛，俨然象个圣徒，但又不是宗教改革家。他为祖国的独立战斗终生，却为“对于不列颠的忠心所驱使”多次支持英帝国主义的正义战争。他诅咒西方现代文明，却又认为过错并不在其制度本身。他受过西方现代教育，也很讲究养生之道，却又迷信难于想象的落后治疗方法。他的思想行为充满矛盾，看起来不可理解，但都不难从印度的历史和社会的根源上去追寻原因。应该说，他是印度这个特定社会的产物。这个社会具有悠久的历史和高度的文化，但却遭受长期殖民统治的屈辱与损害。本国固有文化和波斯文化、中世纪阿拉伯文化以及近

代的欧洲文明(全都来自西方)都在印度上层人士的思想中留下了烙印,甘地本人也不能例外。

甘地并不是从天而降的圣人,也不是受之于天的先知。他从未以“圣雄”(意为伟大的灵魂,近乎对神祇的称号)的头衔自诩,却常以凡人自勉。他并非拥有崇高学位的学者,也不是精通法典的律师。他成为群众运动的领袖,享有极高的威信,表现出非凡的领导能力,并不是他有超人的天才,更非由于财富或特殊的社会关系的提携。事实上,他并不谋求领袖地位。他的组织能力表现在他具有同群众共甘苦的精神,处处为群众着想,善与人谋,密切联系群众,从不自视高人一等,从不假借权威。他十分重视调查研究,并亲自进行。他的公众生活始于旅居南非(那是少数白人居统治地位的世界,至今仍是种族偏见最严重的地方)期间,并非为了名利,只为反对歧视,反对压迫,为自己的侨胞争取公平的待遇。回国以后,他自觉地投身于民族独立斗争之中,成为职业革命家。他热爱人民,热爱祖国,没有种姓偏见,没有贫富好恶,没有宗教隔阂,兼备刚强的意志和善于妥协的双重性格。他为人诚实,正直,恳挚,谦逊,廉洁,无私,与人为善。他对人对事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把为人民服务当作是对自己一种最大的奖赏。他同自己的结发妻子(是依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婚的一个目不识丁的文盲)白头偕老。他家教甚严;他的后代没有人因为他的地位声望而钻营名利。^{*}他追求真理,锲而不舍;皈依真理,虔诚执着;体验真理,无所不至;体现真理,惟恐失真。他心目中的真理,指上帝,信仰,发自内心的良知,某种信念或准则,有时也指某种体验,本质上属于宗教真理观,而不是指经过实践验证的唯物主义的客观规律和原理,虽然他也重视实践。他舍己为人的献身精神具有巨大的感染力和号召力。他搭乘的三等火车(为了体

^{*} 前总理和国大党领袖尼赫鲁的女婿恰巧与甘地同姓 但同甘地本人与尼赫鲁的关系毫无联系。

验生活,也为了接触劳苦群众)所经之处,成千上万的普通农民从几十里外闻风而来,向他顶礼膜拜(即佛经中所说的五体投地,弯腰以右掌摸对方脚板然后以触及对方之掌加诸自己的前额,至今在印度仍为普遍的最高敬礼)。人们可以不同意他的思想,反对他的主张,但是对于他的品德,无不肃然起敬。他在政治上、理论上的成就可能不如一些同时代地位相当的领袖人物,但是他在道德上造诣之高,很少人可与伦比。

我国出版界介绍甘地及其思想言行,以30年代初期最为集中,这同我国当时的革命形势和国际地位,不无关系。据译者所知,自1932—1936年,出版的译作计有八种,全属节译传记。^{*}40年代出书不多,只有三种,却都是论述甘地思想的专著。^{**}50年代以来,除了这部自传的全译本和何新译的《圣雄甘地与甘地主义》以及散见于报刊的译著外,未见有专著出版。这说明,对甘地研究的不够;对印度的研究也是一个薄弱的领域。毋庸置疑,这部自传虽然只写到作者的前半生,却是研究甘地思想和印度独立斗争不可缺少的材料。他的世界观,已为实践证明是不可取的,但是他的思想品质,他的工作和生活作风仍为人们所景仰。遗憾的是,由于印刷条件的限制,这次重印只能在利用原纸型的条件下,对个别地方作点订正,而不能进行过多的改动。繁体字也未改为简化字,这可能给读者带来不便,敬请原谅。

杜 危

1981年国庆于北京

^{*} 这期间的出版物有:明耀五译的《甘地自传》(1932年),陈作梁译的罗曼·罗兰著作《甘地》,储儿学编的《甘地》(1933年),向达译的《甘地自传》,吴耀宗译的《甘地自传》(均为节译本),谢颂羔、米星如译的《甘地小传》(1934年),南柳如编译的《甘地传》(1936年),还有陈碧笙著的《甘地》等。

^{**} 1943年有:止默著《甘地论》,1944年有麦浪著《甘地思想批判》,1948年有袁月楼著《甘地生平及其思想》等。

英譯者前言

甘地吉的^①自傳第一版分上下兩冊，分別於 1927 年和 1929 年出版。原著為古遮拉特文，定價一個盧比，共出五版，出售近 50,000 冊。英譯本定價奇昂（只出精裝本），遠非印度讀者所能遍得，所以早就需要發行一種普及本了。現在合併為一冊出版。應當指出，英譯本曾在《青年印度》周刊上連載，並蒙甘地吉親自訂正。現在又經過一次細致的修改，就文字方面來看，還經過一位可敬的朋友細心潤飾，他是一個負有聲望的傑出的英國學者，別的且不說它。他在承擔這個使命之前，提出一個條件：無論如何，他的名字不得宣布。我接受了這個條件。不用說，這更增加了我對他的感戴。第五部第二十九章至四十三章是我的朋友和同事皮亞勒拉爾翻譯的，當時我正忙於布羅姆菲爾德委員會於 1928—29 年所進行的八度里土地改革調查的工作住在八度里。

這一版增加了几張照片（有些是康努·甘地送的），我相信因此使本版更有價值了。

馬訶德夫·德賽

於 1940 年

① 吉(ji)印度教徒對長者的尊稱，通常加於對方姓名之後，有“敬愛的”之意。但有時也用以稱呼同輩或下一輩的親友，那就含有親密的感情了。譯注。

绪 言

四、五年前，由于我几个最亲近的同事的建议，我答应了写一部自传。我已经着手写作，但是头一页还没写完，孟买的暴动便发生了，于是这工作便停顿下来了。跟着便发生了一系列的事件，终于导致我被囚于耶罗弗达狱中。捷朗达斯先生当时和我同狱，他要我把别的事情搁置一旁，继续写完我的自传。我回答他说，我已为自己订好了一个学习计划，除非完成了这个计划，我不打算再做别的什么事情。其实，如果在耶罗弗达狱中服满刑期，我真的可以写完自传，因为我获释后，还有一年的时间可以写完。这时史华密·阿南德又提出这个建议，而我也已经完成了《南非非暴力抵抗运动史》，我便准备为《新生活》写我的自传。史华密要我单独写一本书出版，可是我没有功夫。我只能一周写一章这样写下去，每一个星期我总得给《新生活》写一点东西，那么写自传不是很好吗？史华密同意这个办法，于是我只好硬着头皮干起来。

然而有一个敬畏上帝的朋友，在我沉默的日子向我表示他的怀疑。他说：“您怎么这样冒冒失失，写自传是西洋人的一种特殊做法。除了那些受了西洋人的影响的人，我不知道东方有谁写过自传。而且您想写什么？要是明天您否定了今天自以为是一些有原则的东西，如果将来您改变了今天的计划，那些根据您说的或者写的而行事的人不是要犯错误了吗？您难道不觉得不写象自传这样的东西，至少是现在不写，不是更好一些吗？”

这种说法对我有些影响。不过我的意图倒不在于写一部真正的自传。我只是想把自己体验真理的无数经历讲出来，因为我生平没有别的，只有这种体验，这个故事采取自传的形式倒是真的。然而只

要这个故事的每一頁所說的都是我的體驗，采取什么形式的問題，我倒不在乎。我相信，或者至少这种信念使我感到得意，就是把所有这些體驗的有关部分写出来，对讀者不会是沒有益处的。我在政治方面的體驗現在不但印度都知道了，就是对于“文明的”世界，也多少知道一些了。这些體驗对我倒沒有多大价值，因此它們為我所掙得的“聖雄”的尊荣，价值就更小了。这个称号常常使我深深感到痛苦；而且我不記得有什么时候，它曾使我感到过得意。然而我当然願意把我在精神上的體驗說出来，这些體驗只有我自己知道，而且我在政治方面进行工作所具有的那种力量无不得自这些體驗。如果这些體驗真正是屬於精神上的，那么就沒有什么值得自吹自擂的了。它們只能增加我的謙虛。我越是回想和回顧过去，我越發分明地感到自己不行。

我所想要达到的——三十年来我所致力和爭取达到的——就是自我实现，面对面看着上帝，达到“莫克薩”^①。我为此目的而生，为此目的而行，而且孜孜以求其实现。凡是我所說的和所写的，以及我在政治方面的一切冒險，无一而不导向这同一目的；但是因为我一直相信，对一个人可能的事，对所有的人也是可能的，所以我的实验并不是关起門来而是公开进行的；而我并不認為这个事实降低了它們的精神价值。有些事情是只有一个人和他的造物主才知道的。这些当然是只可意会不可言傳。我所要說的體驗不是屬於这一类，不过它們是精神上的，或者不如說是道德上的，因为宗教的本質就是道德。

只有那些屬於宗教的、大人小孩都能理解的事情，才包括在这个故事里面。只要我能够以一种心平气和而謙虛的精神来講这些體驗，其他的很多體驗者會找到他們進軍的食粮。我还不 敢說这些體驗已經尽善尽美。我敢于宣称的只不过是象一个科学工作者那

① 莫克薩(Moksha)意为脱离生与死的自由，最接近于“解脫”之意。